



杜陽雜編序

前進士武功蘇

鶚

撰



予齠年好學長而忘倦常覽王嘉拾遺記郭子橫洞冥記及諸家恠異錄謂之虛誕而復訪問博文強記之士或潛夫輩頗得國朝故實始知天地之內無所不有或限諸夷貊隔于年代洎貢藝闕下十不中所司掄選屢接朝士同人語事必三復其言然後題于簡冊藏諸篋笥暇日閱所記之事逾數百紙中有繁鄙者並棄而弗錄精實者編成上中下三卷自代宗廣德元年癸卯訖懿宗咸通癸巳合一百一十載然耳目相接庶可傳焉知我者謂稍以補東觀緹緝之

遺缺也今武功縣有杜陽城杜陽水予武功人故以
為名覬廁于談藪之下者特乾符三年秋八月編次
焉

杜陽雜編目



上卷

代宗

幸陝

紫氣

嘆黃河

功德山

郭子儀

九花虬

紫玉鞭

軟玉鞭

鞦韆

聯蟬繡

碧蚕丝

上清珠

靈光豆

龍角釵

五彩毼

萬佛山

九光扇

李輔國

玉辟邪

迎涼草

鳳首木

魚朝恩

常袞

崔祐甫

元載

芸輝堂

懸黎屏

紫綃帳

金絲帳

蘋陽花

碧芙蓉

歌者

龍鬚
紫拂
薛瑤英
却塵褥
龍綃衣

德宗

幸奉天
姜公甫
盧杞
火精劍

鏤後猊
琥珀匣
賈隱林
頭戴日

李晟
朱泚
田父對
源休

姚令言
喬林
朱來鳥
普滿詩

崔祐甫
楊公南
劉晏
試制科

獨孤授賦
瑞鞭
神智驄
如意騮

韓翃詩
常燃鼎
鸞蜂碧密
黃氣如車蓋

中卷

順宗

却火雀
履水珠
常堅冰
變畫草

盧眉娘
繡法華經
飛仙蓋
金鳳環

憲宗

裴晉公
張惟則
金龜印
連理枝

伊祁玄解
九華堂
紫菱席
龍膏酒

雙麟芝
六合葵
萬根藤
龍玉

虎玉
藏真島

穆宗

玳瑁盆
浮光裘
九色珠
鳳腦香

重明枕
神錦衾
禾鸞鶴
木猫兒

見龍床

蠅虎舞

敬宗

玳瑁盆

浮光裘

九色珠

夜明犀

酒山

紫海

二女舞

駢羅衣

輕金冠

五彩珠

玉芙蓉

石大胡

文宗

李訓

水玉腰帶

辟水犀

如意

高郢

白居易

舒元興

沈阿翹

雲檀架

黃金蛇

蛤蜊

王涯

鄭注

腰帶草

藥化為青蠅

賈鍊

金臂環

玉方響

犀槌

王沐

舒守謙

卷下

武宗

火玉

風松石

澄明酒

望仙臺

降真臺

玳瑁帳

火齊沐

龍火香

無憂酒

靈芝

馬腦覆

紫瓷盆

元藏幾

滄浪州

菖蒲酒

分蒂瓜

碧棗

久視山

澄綠泉

瓦鍤船

良金池

四足魚

金蓮荷

金蓮花

強木

凌風舸

傳信鳥

宣宗

神光滿身 玉精如意 慶雲紫氣 夢乘龍

隴粟子生 澣濯衣 菩薩蛮 雙龍犀

明霞錦 女王國 龍油綾 魚油錦

日本王子 顧師言 楸玉局 凝霞臺

手談池 甘子 冷煖棋子 鎮神頭圖

軒轅集 髮至地 目有光 變宮人貌

荳蔻花 衆鳥成巢 甘虫

懿宗

黃龍 寢無雪 換暈 邊陲曲

同昌公主 金麥 銀禾 連珠帳

却寒簾 鷓鴣枕 翡翠匣 靈粟珠

神絲被 蠲益犀 如意珠 瑟瑟幕

紋布巾 火蚕錦 九玉釵 七寶輦

中貴香 靈消灸 紅虬脯 凝露桂酒

錦花絮 英茶 澄水布 蜃脂蠟燭

紅蜜白猪膏 挽歌詞 堊公主 降靈香

紫金磬 祭乳母文 李可及 歎百年曲

銀槓 金麒麟 夢仙人 銀高座

安國寺 賜錦袍 迎佛骨 寶刹

香舁 斷臂 煉頂 金華帳

温清床 龍鱗席 鳳毛褥 玉髓香

土刹 蘇膏乳 無遮會 送佛骨

杜陽雜編目畢

杜陽雜編卷上

前進士武功蘇

鶚撰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
 紫氣如蓋以迎馬首及至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
 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鍤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
 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
 天下有災遇牛方回今見牛矣朕將回尔是夜夢黃
 衣童子歌于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胡：乎奈何
 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王胡虜破滅之兆
 也黃衣上色中五土之數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
 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

上還宮圖功臣于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
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
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
子儀伏于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
慮衰老不堪王事賴伏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
績耳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子
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
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
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
一嘶則群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九花虬亦有
御子類皆其類上東幸觀獵于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

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闕夜而
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一二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
上以為超光超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超影逐日者
自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以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于複壁間得窰匣匣中獲玉鞭末有
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興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
嚴研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
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乃嘆為異
物遂命聯蟬繡為囊碧玉絲為鞘碧玉蚕丝即求泰
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
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蚕可長

四十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蚕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為鞞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扑舞為弩絃則上箭出一千步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令藏之于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鞞不知所在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于天然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每坐于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上上清珠即開元初蜀賓國所貢蜀賓國在西海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于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徃徃有

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偏視示群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于翠玉函中置之于卧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灾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坵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臟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于某臟某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菘豆其色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和石上嘗蒲葉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秤之可重一斤已上啗一九香美無比而數

日不復言飢渴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泛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生俄傾滿于舟楫上命置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氍毹籍其地焉萬佛山則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一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椒者其

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鏤金玉水精幡蓋流蘇菴羅蓍蔔等樹搆百竊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亦千數下有紫金鍾徑闊三寸上以龜銜之每擊其鍾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焉若為之梵音蓋闕戾在乎鍾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岩嶽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覩九色光于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十口而退傳之于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

士領兵數百鉄騎以戰刺輔國首流血洒地前後歌
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
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于左
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
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于數百步雖縹之
于金函玉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
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于座側一日
方中擲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而涕泗交下輔國
惡其恠碎之如粉以投厠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
輔國所居里巷酷烈彌日猶在蓋春為粉而愈香故
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

久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
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為白蝶竟天
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所蓄也輔國家
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于堂中設迎涼之草其
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
盛暑刺之戶牕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雕刻
鸞鳳之狀形似枯稿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
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
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

涼草鳳木或出于薛王宅十州記事

大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類者也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

預謀者則毗睚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微年十四五始給事于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祿焉未及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微上者因叙立于殿前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微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微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緋便求紫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今微既謝于殿前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着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于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上纂業之始多以庶務托于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趨起左道則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袞為相雖賄路不行而介僻自專少于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賫伯由是京師中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所公真于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為鼠輩養資考豈俾王化耶由是益為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閬國芳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縣黎

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揚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
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以真珠瑟
瑟其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于南海溪洞
之中酋帥則鮫綃之類也輕踈而薄如無所碍雖屬
凝冬風不能入盛暑則清涼自至其色乃隱焉忽
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于
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蘋
揚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
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于常者載因暇目憑欄以
觀忽聞歌声清亮如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
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即秘之

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人故得其實
載龍鬚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為柄刻紅
玉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
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雞犬
牛馬無不驚起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
至引水于空中則或瀑布燒鷺肉燠之則焮焉若
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
載自云得于洞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
庚道士張知和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搯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
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妻生
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處金絲

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
毛所為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
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体輕不勝重衣因
于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揚公南與載友善故往
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挑臉開
方知漢武帝空築避風臺王子年拾遺記趙飛燕躡
輕恐暴風帝為築臺焉
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
鳶翹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
英善為巧媚載惑之急于廢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
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搆賄賂號為關節更
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

未嘗不頷之天下賈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推勢
指薛卓為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為俚妻矣論者以元
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于進士賈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
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
敷如稍稱旨無不抬眉聳聽朝退即輒書其姓名于
座側或有獎用多所稱賤故卿大夫以下謂上聖英
睿每與宰相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
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學士姜公輔屢進
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甫奏云朱泚
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無令為兇逆也上倉惶

之際不暇聽從更云朱泚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
駕不然即斬及聞賈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
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擢自郡首坐于
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誤我也盧杞常言以百上
將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
稷豈為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鍊後猶應手而
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後猶不足憂
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伏數尺光明即火精劍
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
神鍊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
神鍊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

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光焰以金石擊之則火
光流起上始于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禪
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即火精劍
匣也近臣諫曰陛下柰何以禪將金瘡而碎琥珀匣
上曰今兇奴逆恣欲危杜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
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
今朕以人為寶豈以劍匣為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
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
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
名亦應也及奉天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
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天寶
末賈循之

猶子也

上因延于卧内以採筭畧之深淺隱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日日即朕也此來事契于前定遂拜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絃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林止之曰漢皇帝泚偽號漢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

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濱伏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偽節度使田希鑑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為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惟孝等逼而墜窰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為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為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原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為偽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于蕭何矣令

言曰漢皇未弱于劉季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諫曰
若論其才即吾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柰
官職喬林雖受偽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
其所謂火迫鄴侯耳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
上即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
於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
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為玉
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声益加寥亮夜則棲于金籠
晝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鷲不敢近一日為巨鷗
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歎歎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
書者于金華紙上為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

闡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曆中有僧號普滿隨意所
為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有驗
故時人比為萬回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
而亡去所記者云

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此水者泚字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
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未也丑牛也是歲改真元元年
丙寅寅虎也是
歲賊平故也

上切于時政而頗倚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學
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即顧謂左右曰朕處渠
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
化既用崔祐甫為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

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
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揚
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讐紊亂緇紀朝野為之戢手
公南既殺劉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
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
楊晏二年十月乙
未揚為崖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實錄云七月庚
午晏已受誅使回云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
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于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
托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
進道為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
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偏

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以下
無服上藻鑑完詞獨孤授所司試放馴象賦及其本
上自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

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于至仁
上以授為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
國屢進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于山之南而
授不辱其獻受不傷故棄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回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
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
照爛有類琥珀于暗中麾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
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嘆遂置之于明珠匣

其匣蓋飾以明珠者矣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驢皆耳中有

毛引之可長一尺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而進退緩急

皆如上意故謂之功臣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

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驄語近臣曰昔朕西

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

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蔭新齊晚日

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書中

舍人韓翊詩也

八年胡明國洞冥記有吳明之壠貢常燃鼎鴛鴦蜂蜜云其國去

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其土宜

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

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々有之常望有

黃氣如車蓋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

容三斗光潔類玉色純紫每修飲饌不須熾火而俄

頃自熟香潔異于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

不生鴛鴦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鴛鴦鳳而身被五彩大

者可重十餘斤為巢于深岩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

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

誤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菴蒲根傳之即愈其蜜色碧

常置之于白玉椀表裡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

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

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上

杜陽雜編卷中

前進士武功蘇

鶚

撰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水變畫草其却火雀大小純黑似鷺其声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于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于水精籠懸于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

履水珠色黑類鏡大于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霞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始不為之實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于波上若在地亦潛于水中良久復

出而徧身畧無霑濕上竒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遂化為異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

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賚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楮日終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

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初不為樂及退謂鳴臚曰本國以變為異今皇帝以向暗為非可謂明德也

永真元年南海貢竒女盧眉娘

十四
眉娘生眉
綠細長也

稱本比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于嶺表

後漢盧景祚景

裕景帝景融兄弟四人皆為帝師因號帝師也

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

尺縮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粒而點

畫分明細于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

仙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色於掌中結為傘

蓋五重其中有十州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

而外別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尺秤

之無三教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上嘆其

工謂之神助因令止于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

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竒巧遂賜金鳳

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回南海仍賜號曰逍遙而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塋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有藕履而已後入海往見衆紫雲遊于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倍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為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月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剥膚搥髓強娛耳目焉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師及對于殿曰為蔡稱兵朕於擇師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也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直謂百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歟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伏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效命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回云于海上泊州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閑步約及

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教公子戴
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咲自若惟則知異遂請謁見公
子曰汝何所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
友也汝當回去為吾傳語俄尔命一青衣捧金龜印
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皇帝惟則
遂持之還舟中回顧舊路悉無踪跡金龜長五寸上
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龍木鳳芝受命
無疆惟則達京師即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
人乎及覽龜印嘆異良久但不能喻其文耳因命緘
紫泥玉縑置之於帳中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方數
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

嘆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
宮禁以煉石為名特有處士伊祈玄解纈髮童顏氣
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總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
酎不施疆勒唯以青氈籍其背常游歷青兗間與人
語千年事皆如日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
九華之室設紫茱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茱席色紫而
類茱葉光軟香淨冬溫夏冷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
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烏弋山離國見班
固西域傳
上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閑人
臣礼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

解曰家于海上常種靈草食之固得然也即于衣間
出三件藥實為上種于殿上一曰雙鱗芝二曰六合
葵三曰萬根藤雙鱗芝色褐一莖兩種隱：形如麟
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
于莢葵始生六莖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
十四花：如桃花：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或實如相
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
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而葉色殷紅細如絲
髮可長五六寸一朶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
靈草既成人莫得見玄解請上自來解之頗覺神驗
由是益加禮重有西域來進美玉者二亡其一圓一

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方坐于上
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一虎玉上驚而問曰何謂龍
虎玉耶玄解曰員者龍也生于水中為龍所寶若投
之水必有虬蛻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山中為虎所寶
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遠而百獸懾服上異其言
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
得一自獵者得上乃因取龍虎錦囊盛之于內府玄
解將還東海亟請于上：未之許遇宮中作刻木作
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
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
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一游以探物

象研醜即踴体于空中漸蹇微小俄而入于金銀闕
內左右連声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思歎恨僅成
羸耳因號其上為藏貞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礼敬後
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過海矣

八年大靺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
海東南三萬里當靺宿之位故曰大靺國經合丘禺

豪之山

合丘禺豪山
見山海經

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

白逾于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
簡循還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
衣服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觀物神錦衾水蚕
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

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拓葉飼蚕于池中始生
如蚊睫浮泳于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
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尺而蚕經十五月
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蛩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
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咲
曰此不足以為嬰兒綳褲曷能為我被耶使曰此錦
之絲水蚕也得水則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
前令四人張之以水一噴即長二丈五色煥爛逾于
向時上乃嘆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然
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益異之翌日出示
術士田元佐李元戢焉碧麥形大于中華之麥粒表

裡皆碧香氣如糯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風紫米有類于苳勝炊之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續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薦于玄光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

得于太清宮道士朱環中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觀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禁中常夜即有黃白蛺蝶計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于空中遂得數百于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為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用絳綵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

後開寶厨觀金屑玉屑錢內將有化為蝶者宮中方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于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無刻木作猫猯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牙爪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

解何試為我作之志和遂于懷中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則隱隱如蠅声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于上前獵蠅子數步之內如鷄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絲銀碗志和出宮門悉轉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表夜明犀其國有酒山紫海盖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

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上置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為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表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五色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為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為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直暴雨而浮光表畧無沾潤上方嘆為異物也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為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其蠟炬有如晝者

二年瀾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日飛鸞二日輕鳳修眉

髻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体所食荔枝榘實
金屑龍腦之類衣軒羅之服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
貢也軒羅衣無縫而成其紋巧織人未之識焉輕金
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
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
女歌舞臺每歌声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
其上及觀于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
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月風所侵故也由是
宮中語曰寶帳香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音戲于殿前時有妓女石
火胡本幽州人也絮養女五人終八九歲於百尺竿

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
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去來赴節如飛是時觀者
目眩心怯大胡立于十重朱畫床子上令諸女迭踏
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林子大者始一尺餘
俄而手足齊舉為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
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
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
無不諤焉于是上每視朝後即閱群書見無道之
君行狀則必扼腕歎欷讀堯舜禹湯傳則懽呼歛衽
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耶

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
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
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以下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
易微義頗叶于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
避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為卿談
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

祖

傳于水部
賈嵩員外

太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
之或登臨遊幸雜百戲駢羅未常為樂往往瞠目獨
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
枝憑高何限意無復待臣知

上于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興牡丹賦
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興詞
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
河滿子調風声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
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声得
為宮人俄遂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
皎潔可照十數步言其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声乃
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
馥着人則弥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
令阿翹奏凉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凄然上謂之
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焉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于階庭間
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
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
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為晉王時
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
覩額下有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何麼煬
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梨連
環繫于玉鼠之前足以後更不復見焉以鼠能
啖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盤而進中臂破不壞者上
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傾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体
秀躰質悉具螺髻瓔珞足履莖葛謂之菩薩上遂置

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至

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傳之涇州
從事陳訥

王涯初為大官名德聞望頗為朝廷欽仰末年恃寵
固位為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恠屢見知氣者
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諭曾無休退之意及伏
誅時人謂王公禍至神惑矣

鄭注艱險左道熒惑人主為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
有草如茵生于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芝
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于土常也今生于金是
反常也刑刻之禍可知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
注又嘗藥匿藥化為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

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完麗。由是延納之。忽一日賓位有善相者在。耽座及餗退而相者謂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頷之以動容。及太和初。餗秉鈞衡。有知者潛于山谷。十三四耳。今毛詩傳士所說也

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于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餽舍。就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于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雁序之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

始一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和舍。未嘗一日闕殆于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于朔望。伏謁頓不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為童僕。輦白眼。守謙既不自安。遂致書于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問翌日。辨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悵悵自失。即駐馬回望。泣涕漣漣。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

禍釋然驚喜時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從誅戮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分定焉

杜陽雜編卷中

杜陽雜編卷下

前進士武功蘇

鶚撰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

夫餘國見漢東夷傳

貢火玉三斗

及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纒宮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食之令人骨香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颷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值秋風颷即令徹去上好神仙術遂起望仙臺以崇朝禮復修降真臺春百寶屑以塗其地瑤楹金拱銀檻玉砌晶熒炫耀看之不定內設玳瑁帳火齊

沐焚龍火香薦無憂酒此皆他國所獻也亡其名上每

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真以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

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又渤海貢馬腦櫃紫瓷

盆馬腦櫃方三尺深色茜所製工巧無比用貯神仙

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量容半斛內外通莹其色純

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光潔遂處于仙

臺秘府以和藥餌後王才人擲玉環誤缺其半救上

猶嘆息久之傳于濮州刺史楊坦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

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為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舡黑

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

半月忽達于州島間人問其來則瞽然具以事對州

人曰此乃滄州去國數萬里乃出萑蒲花挑花酒飲

之而神氣清爽焉其州方十里花常如二三月地土

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

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

棗皆大如梨其州人多衣縫掖衣戴遠游冠與之話

中華事則歷歷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

奏蕭韶之樂飲香露之醕州上有久視山山下出澄

綠水其泉濶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

不沉沒故州人以瓦鉄為舡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

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今刑部盧潯員外云

今義嶺有池如盆有魚皆四足如金蓮花州人研之如泥竹間彩繪光彩煥燦與真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莖出其花如蝶每微風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即語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以強木在造船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寸以百斤巨石縋之終不能沒藏幾淹住既久忽思中國州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于東萊問其國乃唐皇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踈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啣珠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

本出滄州也藏幾能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遍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貞常與藏幾弟子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貞往以藏幾之異備奏于上上令謁者賫手詔急徵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忙怖即上疏具言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于海上者

大傳其事

江表道流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底常為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慮左右有臨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此真我家

他日英主豈曰心疾乎即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子以納上宅及即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宮中每敬行幸即先以龍腦鬱金籍其地自上垂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儒學而頗注意于貢舉常于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鎮即賦詩賜之凡敬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濯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敬左右見者率皆焚藝倡優妓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常等閒破顏縱其賜與亦甚寡薄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泊平愈上袖出金數兩遺之醫者將謝遂止之曰勿使內官知言出于外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靜率多此類焉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鳳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云練水香麻以為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間而美麗于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皆入水不濡濕云龍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詞碗轉傳于樂部

女國有六

後溪東夷傳云海中有女王國視井即有孕又梁朝公傳云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為對手王

子出楸玉局冷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
貲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棊子
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又謂之冷煖玉
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為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
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乃汗
手疑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爭勢也
王子瞪目縮臂以伏不勝回語馮臚曰待詔第幾手
耶馮臚詭對曰第三師言寔逸國手也王子曰願見
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
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
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

鎮神頭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于林前
則髮垂至地坐于暗室則目光可長教夫每採藥則
深岩峻谷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
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
袖出一壺總容一二升縱容滿座而傾之弥日不竭
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于盆中其酒歷
歷而出趨蘖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有非用
遊俄見數十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于空中則
可屈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
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于上意

因問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撒声乐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又問先生之道熟愈于果曰臣不知其他少年于果耳及退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詣中書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也中貴人皆不喻其意少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終至玉塔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頰髮絳唇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髻皤然宮人悲駭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

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師無萱慈花及荔枝俄傾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總折下又嘗賜甘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逾于此上曰朕無復得矣集遂取上前碧玉甌以齎蓋覆之俄頃撤盤即甘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又問朕得幾年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于一布囊中探金錢以賜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矣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
鷂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嘴爪
悉紺其声曰甘虫因謂之甘虫時人画圖鬻于市肆
焉

懿宗皇帝度意深厚形貌環偉在藩邸時疾疔方甚
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于臥內上疾稍間妃異之具
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又常又雪盈尺上
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揆暈及上
自鄆王即位揆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陰曲其詞曰海兵咸通及上垂拱而年
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太后厭代而蔬素
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以至酸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賜錢五百萬
貫仍磬內府寶貨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戶牖無不以
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金鍤盆
瓮之屬仍鏤金為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
等林悉搯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為什合百寶
為圖案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枝國
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罩牙席龍剝
鳳褥連珠帳續真珠為之也却寒簾類玳瑁班有紫
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為也則未知出自何國又有鷓

鵠梳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梳以七寶合成為鷓鴣之
狀翡翠匣積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奇
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絡以靈粟之珠如粟
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犀如意玉類挑實上有七孔
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幕紋布巾火蚕綿九玉釵
其幕色黑如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虛明薄向空張
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真珠雖大雨暴降不能
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也紋布巾即手巾也
潔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不生垢膩
二物稱得之鬼谷火蚕絲出炎州絮衣一襲用一兩
稍過度則熳蒸之氣不可當也九玉釵上刻九鸞皆

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
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授
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乃以夢中之言言
于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去處常氏異其事遂
以實話于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迨諸珍
異不可具載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有之
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中貯避寒
香辟邪香瑞麟香此皆異國所獻也仍雜以龍腦金
屑刻鏤水精馬腦辟塵犀為龍鳳花其上仍絡以珍
珠玳瑁又金絲為流蘇雕玉為浮動每一出遊則芬
馥滿路晶瑩照灼觀者眩惑其目是時中貴人買酒

于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
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于嬪御官常聞此未
知今日由何而致因顧問當爐者遂云公主步輦夫
以錦衣換酒于此也中貴人共視之益嘆其異上每
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鬻紅虬
脯其酒有凝露漿桂花醑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靈
消鬻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見敗紅虬脯
非虬也但佇于盤中則健如虬絲紅高一尺以筋抑
之無數分撤則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
人家饗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常氏族於廣化里
玉饌俱列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醮之掛

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纒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
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常氏諸家
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
初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
實為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
或詣門詰其故實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上被五
色文卷而藝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于百步餘
烟出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蠟中有蜃脂故
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雜其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
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堯裔國所
貢也白猿脂數瓮本南海所獻

山海經曰南方
有山中多白猿雖日

加餌一無其驗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製挽歌詞令百寮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于常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及葬于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為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為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類者不可勝紀以絳羅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亦各千隊結為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則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劇華煥僅二十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餠三十駱

駝各往闊二尺飼禮夫也京城士庶罷市奔看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車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泣同日葬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寫而後上晨夕惴心掛想李可及進嘆百年曲声詞怨感聽之莫不淚下又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盡八百疋官絹作魚龍波浪文以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形甚無狀左軍容西門李玄素所鯁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滅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常恣巧媚無改作可及善轉喉舌對至尊弄眉眼作頭腦連声作詞唱新声曲須臾即百數方

休時京師不調少年相效為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盞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為之酒啓封皆珠寶中上賜可及金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官車載歸私第西門李玄曰今日受賜更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矣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為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研沉檀為骨以漆塗之鍍金銀為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

陳經案次設香盤四隅立金頻伽高三尺磴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綿檐褥精巧奇絕冠于一時即設萬人齊勅大德僧徹首為講論上勅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嚴就中三門華飾祕邃天下稱之為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上親自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于宮中結綵為寺賜升朝官以下錦袍李可及常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于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䟽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歿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為寶刹以珠玉為寶帳香舁仍用孔雀氍毛飾其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

為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編以金銀覆之昇一
刹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輿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
日爭麗又悉珊瑚馬腦真珠瑟瑟綴為幢幡計用珍
寶則不啻百斛其剪綵為幡為傘約以萬隊四月八
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声振地士
女瞻禮僧徒道從上預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臆
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
迎真身者迎真身來悉賜銀碗錦線長安豪家競飾
車服駕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
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于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
禮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算數又

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即掉其首呼
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忍乃號哭卧于
道頭頂焦爛舉止倉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
骨入內道場即設金花帳温清床龍鱗之席鳳毛之
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
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壘土為香
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
約及萬數時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見路衢說
者迭相為異又坊市豪家相為無遮齋大會通衢間
結綵為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為池金玉以為樹競聚
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

金額白脚呵唱于其間恣為嬉戲又結錦綉為小車
輿以載歌舞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為繁
華之最是歲秋九月天子晏駕識者以為妖公主薨而
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詔歸佛骨于法門其道從威儀十無
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士女爭為送別執手相
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耶伏
首于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一
二焉

杜陽雜編卷下



